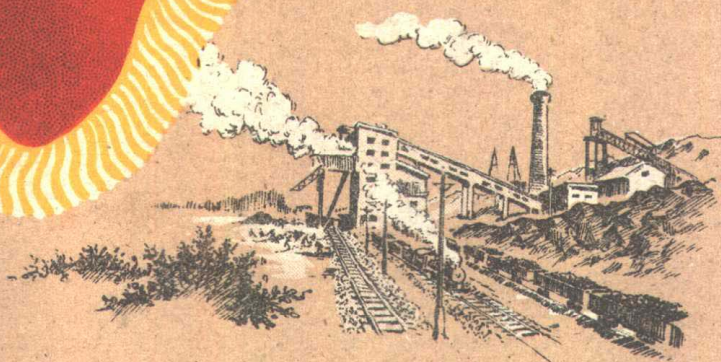


高举红旗十年

馬六孩 連万祿 赵福清 编写
連山虎 賈正桐 黎可均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毛泽东逝世十年

中国新闻出版社



中国新闻出版社

高舉紅旗十年

——大同煤礦馬連掘進組的故事

馬六孩 連万祿 趙福清
連山虎 賈正桐 黎可均 編寫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•九五九年•太原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大同煤矿著名的“馬連掘进組”成长发展的故事。解放十年来，这个組由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馬六孩、連万祿和赵福清先后担任組长，他們在党的领导下，突破无数困难，以惊人的毅力，創造了一个个生产新纪录，成为矿工們的一面鮮艳紅旗。

书中具体細致地描写了他們无比的英雄气概和冲天干劲，介紹了他們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下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过程，能給讀者极大的感染与鼓舞。

高 举 紅 旗 十 年

馬六孩 連万祿 赵福清 編寫
連山虎 賈正樹 黎可均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太 原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• 4 $\frac{1}{16}$ 印张 • 78,000字
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 一 版

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130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·316

定 价：三 角 八 分

目 录

引子	人人称赞大卫星	
	老汉讲说马连组.....	(1)
一	煤黑子苦深似海	
	共产党恩重如山.....	(5)
二	搞生产马连合作	
	破陈规英雄带头.....	(9)
三	团结有方 哑巴也鼓劲	
	耐心教育 顽铁炼成钢.....	(15)
四	马连组大战水巷	
	赵福清重回矿山.....	(23)
五	电鑽带来新局面	
	算账算出问题来.....	(30)
六	两孔循环新创造	
	向党献礼建功勋.....	(36)
七	大力士巷口相持	
	马六孩力倡协作.....	(42)
八	煤总发通知 好经验推行全国	
	五一节观礼 马六孩游历苏联.....	(48)

- 九、苦学苦练 攻下技术碉堡
再接再厉 登上第五高峰..... (55)
- 十 送别情深捉保证
生产劲足破难关..... (60)
- 十一、精打细算 节约成本
百计千方 提高效率..... (65)
- 十二 北戴河开群英大会
马连组向全国挑战..... (71)
- 十三 巧治淋头水
大破四零二..... (77)
- 十四 大公无私 连山虎反假报
有错必改 模范组整歪风..... (83)
- 十五 赵福清初次上北京
罗波夫万里传经验..... (89)
- 十六 右派猖狂 咱们不容许
改进工作 大家出主张..... (94)
- 十七 跃进年旗开得胜
破千米一马当先..... (99)
- 十八 十创纪录 五一节献礼
百面红旗 老英雄话旧..... (107)
- 十九 综合队别开生面
多面手大显神通..... (114)
- 二十 全面丰收 红旗组年进万米
重游旧巷 马六孩高谈哲学..... (121)

引子 人人称贊大卫星

老汉講說馬連組

大同煤矿同家梁矿的北面，有条小河沟，一座鉄索吊桥，凌空而起，貫通南北，象一根腰带一样勒在河沟上。傍晚时分，金灿灿的夕阳爬在西边的山头上，一对雄伟的井架矗立在山下，俊秀的吊桥衬托在一边，那景致簡直美极了。有些想象丰富的年青人，由于喜爱，把这吊桥叫作泸定桥，让它和长征路上的英雄地点联系起来，更增加了这个吊桥的风趣。

这个吊桥的南边是一条公路，車水馬龙，成天成夜都是很紧张、很熱鬧的。那北端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境界。那儿沒有公路，只有几条幽静的小街通往各个住宅区。一个小学校，一个百貨商店，一个蔬菜市場，在桥头摆成一个三角形。这三角形之間，是一片不小的空地。由于地点适中，又沒有車馬吵扰，这片空地很自然地就成为矿工們休息的場所。在晴朗、暖和的天气，每当休息的时候，人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儿来，有的在河边上蹲着，有的拾片石头坐下来，三三五五，聊的聊天，打的打扑克，民間艺人和矿工俱乐部有时还在这里演出点快板、相声、拉洋片等小节目，这

里簡直就成了一個小小的露天俱樂部。

這個有趣的露天俱樂部，有幾個有趣的人物，他們常到這裡來，也和到這裡來的人都很熟悉。其中有個賈老漢，現在七十多歲了，在礦上就干了六十多年，直到解放以後才退休。對礦上的事誰也沒他知道得多。解放以後，他雖然沒下井工作，可是他認識的人多，他又非常關心井下的事，經常打聽，所以什麼情況他也知道。退休以後，礦上對他的生活照顧得很好，每天吃飽睡好以後，他就喜歡搬上個小板凳上這橋頭俱樂部一坐，一邊向大家打聽礦上的新聞，一邊就給大家講講礦上的故事，教育教育新來的年青人。這樣，他就成了這橋頭俱樂部的一個中心人物了。

這天下午六點多鐘，上早班的礦工已經出了井，洗了澡，吃了飯，上三班的礦工也睡夠了覺。橋頭俱樂部又匯集了好些人。在這樣的時候，賈老漢當然不會缺席。他照例坐在小學校門前，面前圍着一大堆的人，他就捋着他那白蒼蒼的胡須，天南地北地跟大家聊起來了。

正聊得起勁，只聽得幾個小孩大聲嚷道：“大衛星，大衛星，咱們的大衛星來了。”

被這叫聲一吵，聽的人都轉過頭去，賈老漢也不得不扭頭跟着小孩的叫聲看去。只見吊橋上走過一個礦工來，這人身材高大，步子矯健，一眼望去，就使人感到一種力量。小孩們的歡呼就是因他而起的。

賈老漢眯着眼瞧明白了以後，不覺哈哈笑道：“我還以為是什麼大衛星，原來是他啊！”這時，那人已走近賈老漢。

坐的地方，賈老汉就忙着招呼道：“老赵，你这大卫星怎么也有空轉到我們这边天上来了？”

那人也忙笑着应道：“老賈，你好呀！我上前边去找个同志有点事。”說罢就走过去了。

那人过去以后，围着賈老汉听故事的人，有不認識那人的，就問道：“这人是誰？咋叫大卫星？”

賈老汉笑着道：“你們連他也不認識？大概是新从农村来的合同工吧！他就是我們矿上鼎鼎有名的赵福清掘进大組的大組长赵福清，是一个老矿工。他們組从1950年到現在，一直高举着先进紅旗。1958年大跃进以来更是出色，一月份創造了月进1009.15米的全国最高紀錄，四月份又在这个紀錄上加了7米。八月份更进一步，月进1313.55米。九月份更創造了多孔掘进月进1389.85米的新紀錄，矿上奖給卫星旗一面。因此，他們这个組就成了卫星組，他这个人也成了人造卫星了。”說罢哈哈大笑。

那几个合同工虽然不認識赵福清，但对赵福清組放卫星的英雄事迹还是听过一些的。听賈老汉說起来，他們劲头都很大，都要求賈老汉給讲讲赵福清組的故事。

这个題目，正合賈老汉的心意。因为赵福清組的来龙去脉，过去如今，他都一清二楚。他就高兴地应道：“好好好，赵福清組的事有意思，我給你們說。不过說起来話长，还得从馬連組說起，恐怕一天两天說不完。”大家說：“不打紧，一天不完有二天，我們昨天才倒了班，还要半个月才換班，这半个月內每天可以来听你說，你就原原本本、詳詳

細細給說下去吧！”

賈老漢看大家勁頭這樣大，也很高興，就說：“好，我就給你們慢慢說吧。”

從這天起，賈老漢每天就在那兒講趙福清組的故事。

一 煤黑子苦深似海 共产党恩重如山

赵福清組以前的組长是馬六孩和連万祿，所以也叫馬連組。說这个組的故事，得先从連万祿这个人說起。

連万祿，大家都知道罗；現在是著名的劳动模范，山西省人民代表，矿級领导干部。可是，說起这个人的身世来历，却够使人感慨，够人好好想想的。

从前咱們矿上流传着一首民謠：

“有女莫嫁煤黑子，
流不完的眼泪受不完的苦。
初一作新娘，
十五变寡妇。”

这首民謠說的是旧社会矿工的悲惨命运。連万祿的身世，就和这首民謠說的是一样样的。

連万祿的老家是大同市吳家窑。他家祖祖輩輩都是矿工。

連万祿的家原来姓石。为啥又改姓了連呢？这里面有一段沉痛的故事。

那还是滿清光緒年間。雁北一带鬧起了大灾荒，十家就有九家没得吃的。地主恶霸又乘机欺压穷人，穷人被天灾

人禍逼得沒法過活，上吊的上吊，服毒的服毒，餓死的餓死，那個世道好不淒慘。那時候連萬祿的爺爺在小煤窖采煤，災荒一來，煤窖也關門了，煤也沒人買了，連萬祿的爺爺的飯碗也給打破了。可是，一家子好幾口，每天還是要吃呀！到哪里去弄吃的呢？有一天，連萬祿的爺爺看到全家實在餓的不行了，就提了個口袋，想到親戚家去借點糧食。沒想到走到親戚家里，只見情況和自己家一樣，老的小的全餓的起不了炕。有什麼法子呢？只好提着口袋往回走。風雪滿天，飢寒交迫，連萬祿的爺爺沒精打彩地走着，想起自己辛苦一世，落得這般下場，好不悲傷。他真不忍再看到在飢餓中掙扎的妻兒。道邊有一個小五道廟，他走進去躲躲風雪，拾上一把莠麥秸生上火暖暖身子。誰知道火一下把小廟給引着了。他本來可以跑出去，但他想起目前毫無出路的情況，還不如死了好，就把心一橫，燒死在廟里了。連萬祿的爺爺一死，他奶奶沒法生活，只好帶着三個兒子——連萬祿的父親、伯伯、叔叔，嫁到連家去。從此連萬祿的家就姓了連。

連家和石家一樣，也是一個礦工世家。連萬祿的父親兄弟三個，跟他奶奶到了連家以後，長大了就跟着連家的爺爺下窖采煤。同是礦工，不管姓連姓石，命運都是一樣悲慘的。連家的爺爺因為反抗窖主，被惡毒的窖主用石頭打死了。連萬祿的伯伯在胡家灣下窖時，大頂塌下來，給壓死在窖底下，連尸骨都沒找着。連萬祿的父親和叔叔，也都在飢餓和壓迫下，早早地悲慘死去。

連萬祿的父親直到三十歲才娶了連萬祿的媽媽。那時候

矿工結婚哪象今天，有公家盖的宿舍，有穿有盖，热热呼呼的，那时候是啥也沒有。連万祿的媽媽常常含着眼泪給儿女們說：“孩呀！你們要記着，你爹娶你媽时，連条破炕席也沒有，只是在炕上鋪了一层厚厚的黑土。”干嗎鋪黑土呢？因为那时候穷人沒鋪盖，就靠暖炕保暖，暖炕烧热了很烫，鋪上黑土就不烫了，睡上去也軟和一点。那时候的矿工都是这样过活的。

連万祿有一个哥哥、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由于父亲死得早，家庭担子很早就落在他大哥的肩上。可是，不幸得很，他大哥十四岁时就在窑底下砸断了腿，成了残废，家庭担子就不得不移到連万祿这个老二的身上了。那时連万祿才九岁。他媽媽刚刚为他大哥的残废伤了心，現在，又要把她心爱的第二个儿子送下煤窑，推下火坑，推下这人間地獄去，她的心都碎了。但有什么法子呢？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啊！那是一个昏天黑日的年代啊！穷人为了活命，哪顧得上这些。在連万祿第一次下窑的头天晚上，他媽媽伤心地拉着他的手說：“孩呀！你哥哥下窑砸断了腿，現在，为了全家活命，我又要把你送下煤窑去了。”話沒說完，她就哭得不成样子了。媽媽的心里，有多少悲哀和痛苦啊！連万祿年紀虽小，媽媽的悲痛他是能領会的。他也倒在媽媽的怀里痛哭起来。好半天，他才擦干眼泪，給媽媽說：“媽！我一定好好挖煤，多挣些夜面养活你。”从此，連万祿就开始了他的矿工生活，几十年的日子，就在日本强盜、国民党匪帮、窑主和把头們的残酷压迫和剝削下度过了。

連万祿年复一年地在井下受着苦，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他心里充滿了对旧社会的仇恨。但仇恨又有什么法子呢？人家有錢、有勢、有枪杆子，自己却只有一双劳动的手和一肚子憤怒。

一声雷响，大同解放，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現了。那些披着人皮的豺狼，喝着矿工的血长肥的野兽們，打死的打死了，逃跑的逃跑了。長時間被踩在脚底下的矿工，翻身当上矿山的主人，要掌握起自己的命运了。

共产党的干部們深入到矿工中，讲着旧社会人吃人、新社会共产党领导工人翻身的道理。这些道理，連万祿听来是那么亲切。他想起自己的身世，对照干部讲的道理，眼睛一下就明亮了。他認清了：共产党是矿工的恩人，是矿工的指靠，矿工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。这样，他对旧社会的满腔仇恨，也就有了着落。

矿上开展了民主运动，反掉封建把头制度，連万祿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，积极参加了这个斗争。由于連万祿受的苦深，在党的领导下觉悟提高得很快。解放不久，他就申請加入共产党，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。入了党以后，連万祿进步更快，工作上作出了很多的成績。

“要不是共产党，我还不是象我爷爷、父亲、伯伯、叔叔他們那样，哪能有今天。”这是連万祿常说的一句话。是的，連万祿、楊六孩、赵福清这些英雄人物，赵福清掘进組这个英雄的集体，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出現的，沒有共产党也就沒有这一切。

二 搞生产馬連合作

破陈規英雄带头

經過民主改革以后，封建把头制度被彻底打倒了，矿工們都以新的心情、新的姿态，投入生产热潮。

連万祿那时正在白洞煤矿。他和很多工人一样，喜气洋洋，劲头十足，成天想着咋样把生产搞得更好，咋样使出更多的劲来。

有一天，連万祿在井下看見一个矿工在拉槽子。那时候，矿山还是手工掘进，先在煤帮上拉一条槽子，把下面刨空，再把上面的煤用炮崩下来。拉槽子是那时候巷道掘进中的重要工作。連万祿是个老行家，看見有人在拉槽子，哪能不留心看上一眼。可他一看，就被这个人的工作吸引住了。这位个儿高高、面孔瘦长的中年人，样子虽不是十分魁梧，可那干活的劲儿却是少见。他掄着一把鎬，鎬就象活了，鎬鎬着实，下下准确。那鎬刨在煤帮上，就象快刀斩豆腐，一鎬一条槽，一鎬刨下一大堆煤。沒多会功夫，就把一条槽拉好了，拉得又深又整齐。連万祿看了，暗暗叫好。心想，要能和这个人搭在一起干活，那該多痛快。于是就主动跟这个人結識了，后来，又請求組織上把他們俩調在一起工作。

你道这人是誰呢？原来就是后来的馬連組的主將、著名劳动模范、全国人民代表馬六孩同志。

馬六孩是大同市四老沟人。家里原来是个庄稼戶，也有几亩山沟沟地。馬六孩从小就跟父兄劳动，农忙的时候种地，秋收以后就下小煤窑去挖煤，每天挣二三斤莜面，添补家里的吃用，过着半工半农的生活。虽说很穷困，这种半饥半饱的生活，也还混得下去。可是，世道是那样坏，穷人想保持这样的生活都不可能。日本鬼子来了，他们在四老沟开办起大煤矿，馬六孩的地被占去作了矿場，住房也被拆掉了。真是“人在家里坐，禍从天上来”。馬六孩的家就这么破产了。他们只好到山沟里挖上个土窑洞住下来。馬六孩也只好到矿上当了矿工，忍受鬼子的压迫和剝削。痛苦和仇恨熬出了馬六孩的一付坚强、耿直、跟反动派势不两立的性格，几十年矿工生活炼出了他的一身本领。解放以后，馬六孩和很多工人弟兄一样，见了青天。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民主运动等实际斗争，阶级觉悟迅速提高，生产积极性很高。和連万祿認識，并且調到一个組工作以后，两人心合心，手拉手，干得更加起劲了。

1950年初，大同煤矿的生产还是很落后的，落后的生产设备和陈規旧套还束縛着生产，个别工人还保留着在旧社会里自由散漫和磨洋工的习气，积极性沒有发挥出来。那时候，掘进的定額，一个班才30厘米，有的班組还完不成定額。很多有觉悟的工人，对这种情况是不滿意的。連万祿和馬六孩也是这样。可是，他们說不出个道理，也不知道咋

办。

二月間，工会送連万祿去学习了一个月，使連万祿的認識和覺悟，又提高一大步。学习回来，工会主席就跟他說：

“老連，你这回受訓回来，階級覺悟提高了，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你，你可得起个模范带头作用啊！”主席又跟他談起掘进定額的事，問連万祿：30厘米的定額是不是太低。連万祿說：“当然太低了。这种定額是日本鬼子占領时期的。那时候咱們工人一下井就偷懶睡覺磨洋工，誰真心給他干活！今天咱們給自己生产，有一分力就得使一分力，哪能还用那种定額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說：“我們只要动动脑筋，一天刨个五六十厘米也沒問題。”工会主席听了很高兴，紧紧握住他的手說：“就等着看你的啦！老連，你就带这个头吧！”

四月份，矿上公布了新的定額。掘进的新定額是日进50厘米。这个定額，今天看来还是非常低的，可在当时却轟动了矿山，人們議論紛紛。有些人認為太高了。有的人說：

“日本鬼子在的时候最高紀錄只刨到45厘米，今天要刨50厘米，办不到。”更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，乘机挑拨工人說：“这里吃不开，咱們散。”

矿上領導把馬六孩、連万祿和一些积极分子找来了，問他們对新定額有什么意見。連万祿和馬六孩仔細琢磨了一下，當場就表示完全拥护新定額，不但每天保證完成定額，并且要突破它。第二天，宣布定額的動員大会开会了。連万祿在这个会上，代表全組提出超額完成新定額、日进70厘米的保證，并且向全矿掘进工挑战。連万祿的話刚完，会場